

EN LAS RUINAS DE LA FLOR

鲜花的废墟



西班牙纪行

Viajes por Al-andalus

张承志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N LAS RUINAS DE LA FLOR

鲜花的废墟

西班牙纪行

张承志、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267.1
ZCZ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 / 张承志著. - 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2008. 9

ISBN 978-7-5057-2453-2

I. 鲜… II. 张…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120 号

书名	鲜花的废墟
著者	张承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164000 字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53-2
定价	4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张承志

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年秋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七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张承志学术散文集》、《聋子的耳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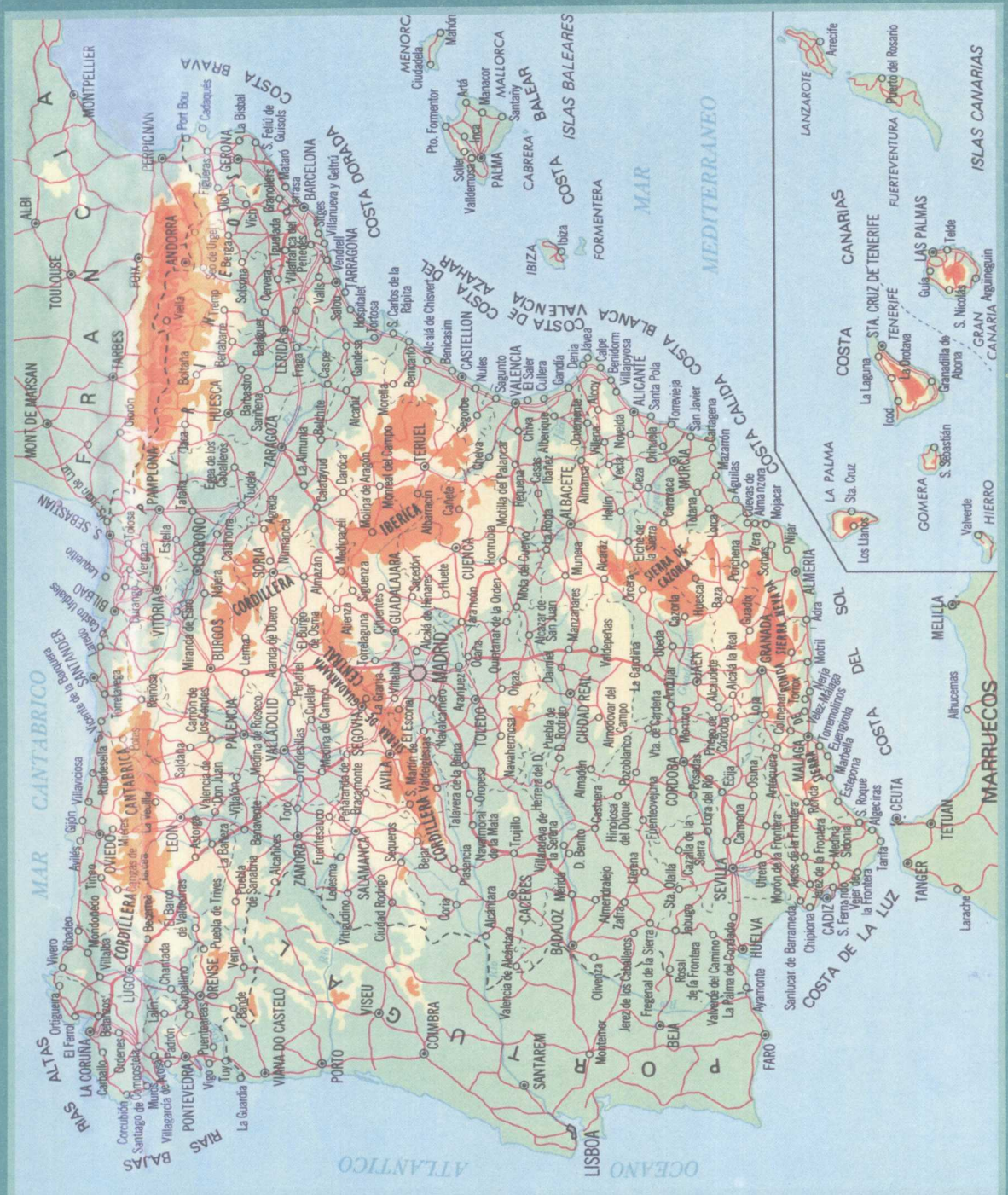
请关注张承志最新作品《致日本》（暂定名）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
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

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
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
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
须了结这一笔心债。周作人的了结是一种，
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陈天华的了结也是
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



责任编辑：石雨祺
特约策划：唐朝晖
特约编辑：古雪



ISLAS CANARIAS

LA PALMA

GOMERA

LA PALMA

LA PALMA

LA PALMA

LA PALMA

小引

谁能尽说旅行给生命带来的愉悦？

多年来我习惯了它。青春做伴，结交究里，渐渐地我还使同伴也爱上了它。回溯年轻时代，充斥身体的是淋漓的快畅，时光流逝至今，人更惯于从劳累中获取满足。不消说，它是古典意味的“旅”，而不同于炫富的旅游，更与哗众的探险两不相干。它远比金钱和成功重要，惟它能疗救自己，使自己扩展提升。它早就成了我生活的方式，成了我的故乡与基地的代名词。我在不断的长旅中迎送岁月，不觉人生迟暮之将至。那种路线的讲究、那种视野的沐浴、那种真知的窥见、那种潜入的感动——都随着双脚身心的行动逐一降临。我渐渐懂了：它们本身即是作品，而途中留下的文章，不过是些可留可弃的脚印。

双脚也曾踏上异国的土地。

若回首国外的脚印，也许首推当属日本。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不仅粗知语言，也对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艰险之际，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其次可以数到蒙古，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方的马来，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不用说，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最后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谓的一类国家。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而且一再企求深入，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

惟西班牙是个特例！

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犷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黑烬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找，考古访今。它有让人感动的野性的大自然，你不能想像，那么多峥嵘的危山险壑都拥挤在一个半岛。美感逼人的男子和女人在那儿忙碌着，像在沿袭古代，像在证明什么。和他们相遇以后你突然意识到：童年时不是一直梦想着天涯海角么，那地方已经到了。

就像操着流利英语不意中会被语言染上一层精明商人的色彩一样；一口胸音共鸣的西班牙语，常给对方一种性感和自由不羁的暗示。唉，那似乎缺少元音和谐律的语言，宛如阿尔泰语一样动词副词各就其位，听来粗哑明快，说着朗朗上口，说不清它恼人的魅力，只想……把它学会！这种不是使人的本色后退、而是凸现人的性格的语言例子，也许还能举出日语。它们使人在说话时不觉塑造着自己，那感觉妙不可言。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Al-Andalus*）。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且凋零的地方。所以，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我对它深怀

兴趣是自然的：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惟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

趁着人生的间歇，凑够长旅的盘缠，远渡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安达卢斯旧地，做一次甚至数次的踏查求学，是多么难得而且知感的事！……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安达卢斯的历史地点，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回忆六个月里那些日日新知的日子，一天天常如小小传奇。奔波着，求证着，我为自己未老的热情感到高兴，更为安达卢斯的蕴含感到震撼。

这样到了旅途之末，一丝把握的感觉临近了。我沉吟回味，有了拿起笔来，深浅描述的愿望。

新帝国主义正举着昔日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的黑旗，实行对东方控制和压迫的进军。古代并没有结束。安达卢斯，它的辉煌与黯灭、它的建树与含义、它的失败与教训，正是在今天，才更需要传达给朋友。

这本小书被襄助着写成了。

不知我该不该说：它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因为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说它是学术书言之太过，所以我总说这是一本求学笔记。只不过，它是一部情感浸透的笔记；毕竟，安达卢斯意味着穆斯林的伟大胜利，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文明财富和精神骄傲。

如摄影散文集《大陆与情感》和近年的几部散文集一样：书中的地图、绘画、照片、书法，除少数另作注明者之外，均为作者自己拍摄、绘制或涂鸦。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正文之外，特别写过强调求学的几行诗，我想一定是因为那部大著曾逼他像小学生般地学习。他下了功夫，学到了东西，所以行间流露着一种学习的快感：

知识好比海洋，无底无边，
小鸟啜饮海水，岂能饮干！

去求知吧，那才是所谓人上之人，
或者你莫称人类，去和畜生做伴！

——我口出直言，粗野而辛辣，
——智者啊，请欣赏我的直言。

我喜爱他的这种心境，超过研读他的大部头。是的，这部小书不过是一本学习笔记。有时自己被启发了，有时发现了于自己新鲜的东西，文字就会兴奋，快感和失度就会溢于言表——这些还需要先做致歉。

张承志

2004年11月11日斋月中，
时代的最后伟人阿拉法特逝世之际

EN LAS RUINAS DE LA FLOR

Viajes Por Al-andalus

鲜花的废墟

——西班牙纪行



小引	1	把心撕碎了唱	171
两海之聚	1	近处的卡尔曼	195
毗邻的古代	25	摩尔宫殿的秘密	211
水法庭	39	空谷余音	255
自由的街巷	59	恩惠的绿色	277
三座方塔	73	热情的行踪	303
鲜花的废墟	87	幻视的橄榄树	321
阿尔梅里亚拱门	123	神圣植物	345
雕像孤羊	139	谁是胜者	365
甲马与斗牛	155		



两海之聚

CONFLUENCIA DE LOS DOS MARES





一共是两回旅行，计算一下的话，共有六次渡过了海峡。还不算靠近它，从各种地理的角度和不同的国度眺望它。

每次经过劳累的跋涉，终于抵达直布罗陀的那个时辰，我们都风尘仆仆。虽然拖着酸痛的腿，人不住地喘息，而精神和眸子却如突然点燃，从心底闪烁，一股莫名的热望涌起，鼓动着自已的心。

心里的感受难以言表。这种感觉使我惊奇。简直可以说，自己的履历上已经满是旅行的足印了——我居然还如此强求着这一次。手抚着岸边的石头，一种此生足矣的感觉，在心里轻轻地充斥。

——在摩洛哥一侧的休达，当我们艰难地冒着雨，攀上接近城堡的平台以后，茫茫混沌的海尽在眼底。雨幕低垂的海峡深处，一束阳光照亮了遥遥的大船般的孤岛。我不禁心中暗叹：此生惟求一次的地中海之旅，被成全着实现了。

求学的叙述，或许就从这里开始？

山

在伟大的地点，山和海，两者都会不凡。

先说山。

直布罗陀其实是一座石头山。它由一道海堤连接伸入海里，在堤的尽头耸起一座分海岭般的巉岩绝壁。

第一次明白了这个地名时，胸中漾起一股莫名的兴奋。直布



罗陀，这地名太古老，也许可以试试拆字，把它分成“直布罗”（*Jabal*）和“陀”（*Tarig*），或者半译为“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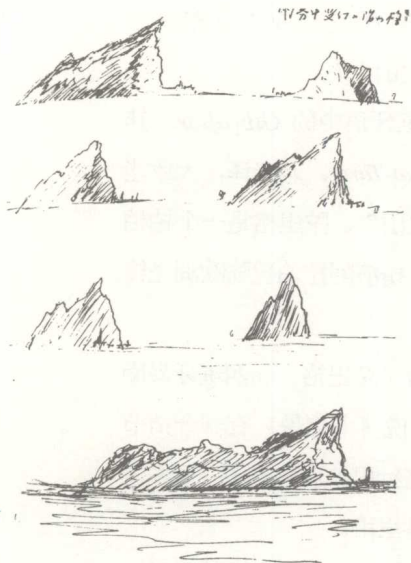
到了后来，这个地名衍变成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 *Gibraltar*。其实拆拆字可以看出，它源于阿拉伯语 *al-Jabal al-Tarig*。若音译，大致能写为“直布罗—陀里格”，意思是“陀里格之山”。陀里格是一个柏柏尔人，和另一个名叫塔里甫的战士一起，都是扮演阿拉伯登陆欧洲先锋的角色。

他俩显然分兵并上。要塞直布罗陀被交给了陀里格，而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则由塔里甫攻占——小说《卡尔曼》有一个情节的转折：卡尔曼的丈夫独眼龙，从塔里法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了。就像直布罗陀得名于陀里格一样，塔里法也得名于塔里甫。

直布罗陀，它是一个历史标志；后来沦为弱者的、东方和穆斯林的胜利标志。

以前在蒙古草原，我喜欢眺望远处那遮挡边界的塔勒根敖包。但总是不能如愿，那座山太远了。此刻眼帘里映着栩栩如生的直布罗陀。望着它，一股奢侈的感觉油然而起。





房龙地理的插图里，那张逼真的直布罗陀速写，需要不受英国签证限制的角度才能画得出来。而我——在疯狂碰撞的海风和扑头盖脸的雨水之中，我只能死死搂紧船上的铁柱子。一个船员不住回头看我；而我顾不得，管它满脸雨水，打开淋湿的本子，勾描着就要与我失之交臂、但还是那么模糊的岛影。

能够从海上贴近直布罗陀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会儿。从非洲一侧的摩洛哥，有两个港口可以搭船前往欧洲——若从丹吉尔上船出发，等看见直

布罗陀时，船也就马上要进港了。即便从休达启航，能看见更峻峭的轮廓——人一般也只顾得上一张接一张地拍下它的横颜侧脸，而顾不上用作一幅小画的方式来纪念。

任何文字甚至画面，都描写不出直布罗陀的印象。我甚至舍不得放弃从公路上捕捉它。无论上次从阿利坎特来，或是这次朝萨洛布雷尼亚去，我在沿地中海的盘山公路巴士上，时而跳到左边，时而又闪到右边，端着相机，徒劳地追逐着隐现的直布罗陀。

并非为了它横看成岭侧成峰，甚至也并非因为它是穆斯林的胜利标志。它使人想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或许，在人类大同、在公正树立的时分，我们会用更冷峻的眼光审视它。因为战胜——在今日还不能使用终极的标准，就如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今天是第三世界面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侮辱、屠杀和文明灭绝的时代。阿富汗的侵略硝烟未散，伊拉克的杀戮又悍然实行。今天在直布罗陀里格，道理急速地简化，如孩童话语一样明白。虽然我对这种简化惴惴不安，但是我更像孩子一样，心里满是快畅——惟有这里，是一个使他们沉默的地方，而我们会在这里感到鼓励。

充满魅力的古代……



“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春秋无义战？”——我像听着谁的质问，又像听着自己的独语。“那时似乎不同”——我又自语着辩驳。那时不会存在如此的土壤：猿猴沐冠，懦夫取胜，小人欢奔，下流载誉，高贵受辱……

确实是这样。我专门跑来凭吊。甚至后来在摩洛哥北部山里，在传说是陀里格家乡的清真寺里，我暗暗为没有一种为陀里格以及老将穆萨设立的纪念仪式——比如说众人围坐诵经的仪式而遗憾。

我无力总结历史。我学习历史，从开头的原因到最后的结论，只是因为历史对人的魅力。那股魅力诱人沉没，或考据或判断。那是一种触碰摩挲般的魅力。

谁的魅力，能比得了柏柏尔的战士陀里格？



底格里斯河上抓飞贼



雨水扑打着脸，海心的岛像一片影壁。我心中自语着。当年，他口中衔着弯刀，沿着峥嵘的峭壁，攀上去了。

——此时正是全世界 600 座城市爆发大游行，企图阻止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的时候，西班牙的报纸上登了一幅照片。

图片上印着一个在底格里斯河里搜寻落水的美国飞贼的青年。他的牙齿咬着一柄匕首，河水浸着他的赤膊。他的手在水下摸索着，神情那么专注。那阿拉伯小伙子英俊无比，眉宇间一股高贵气息。

我看着报纸，一下子就联想到了陀里格。当年的陀里格一定就是这样：健美年轻，无视危险。他身后的五百壮士鱼贯而上，拉开了战胜欧洲的历史大幕。

这样的由东方实行的、对欧洲的进攻，一共只有两次。除了在新兴阿拉伯的西部方面统帅——穆萨的指挥下，于公元 710 年进行的这一次之外，还有一次经奥斯曼土耳其之手实施——整个古代史中，东方能倚仗文化和军事的优势与西方争雄，甚至东风压倒了西风的历史时期，仅此两次。

此外，便是绵绵无尽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被歧视史，以及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东施献媚和亦步亦趋的历史。



后来觉得，若是遇上一个晴日，反而不可能眺望这样的景色。在万里晴晒的日子里渡海，直布罗陀的岩山会呈一种含混的斑驳浅色。几次都有这样的体验：阳光太烈了看去白晃晃的，愈是在隐秘的雨雾里，它才逗人凝视。

它不是一座岛，其实是连着欧洲大陆的一个突入海中的长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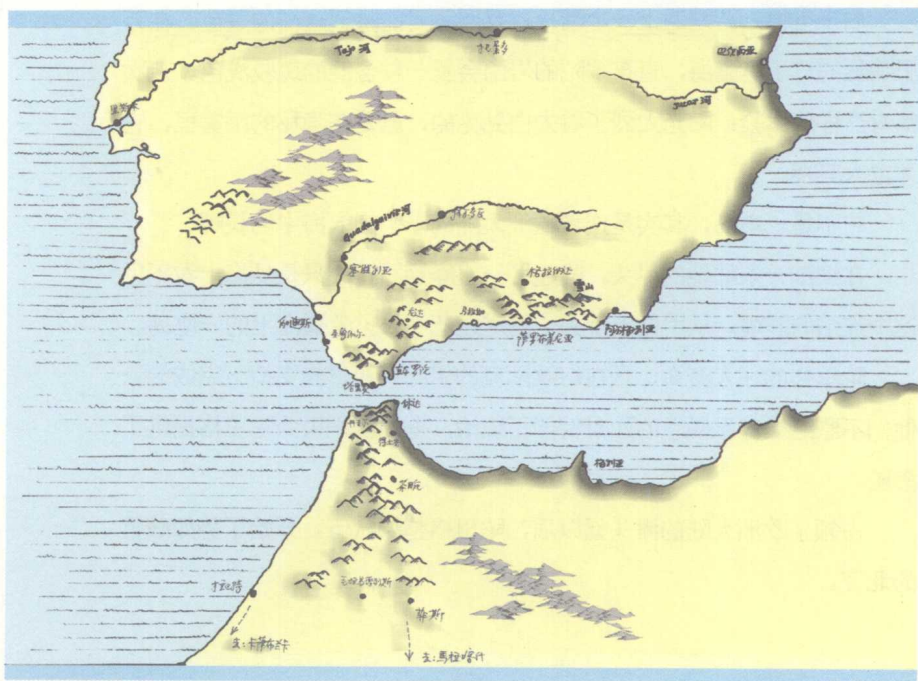
在细细一条陆地的尽头，隆起了一座峥嵘石岭。只是从海上看不见这个连结的陆堤，从甲板上望去，雨雾迷茫中只见耸矗海上的一座岛。

陀里格的伟大渡海，是在海峡南侧的伊比利亚贵族支持下完成的。他们不愿继续容忍暴虐的西哥特国王统治，据说就积极为陀里格提供了渡船。

占领了欧洲大陆的滩头堡以后，陀里格整顿队伍，开始了势如破竹的北征。



从丹吉尔看到的海峡



在一连串的略地拔城之后，陀里格兵临西哥特首都托莱多城下。这座城市文化因素十分复杂，但外来的哥特统治者却多行不义。在忍受着迫害的犹太居民协助下，陀里格顺利地进占了名城托莱多，日后这座城市逐渐变成了一个融合多种文化的枢纽。公元711年夏天，出征不满一年的陀里格已经扫荡了半个伊比利亚，穆斯林居然在一瞬间涌入欧洲，并且成了这个半岛的文明主角。

若选择从丹吉尔（依英语音译。这个地名的阿拉伯语为 *Tinjih*）渡海前往欧洲，它不是由远及近，而是从雾中突然浮出的。虽然也壮观，但是缺了变幻。一个影子由淡变浓，一进视野就呈着一个船形。

而从休达出发的船上观察，距离要近得多。近在眼前的它，如琼岛仙山隐现不定。站在连接休达（*Ceuta*，阿拉伯语为 *Sebta*，在海峡以南摩洛哥一侧）和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的渡船上，船速很快，直布罗